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滙水燕談錄

第四卷 忠孝 才識 高逸

忠孝

咸平中，契丹舉國入寇，南至淄、青。淄川小郡，城壘不完，刺史吏民皆欲棄城奔於南山，兵馬監押張蘊按劍厲聲曰：「柰何去城隍，委府庫；大眾一潰，更相奪，狄未至而吾已殘矣。刺史若出，吾當斬以徇。」由是無敢動者。後，君為環州馬嶺鎮監押，雖處窮塞，猶建孔子祠，刻石為之記。慶曆中，范文正公過其地，書其碑陰以美之。其子揆、揆以文學才行有名於世，皆登侍從。

鈔山劉輝，俊美有辭學。嘉祐中，連冠國庠及天府進士。四年，崇政殿試，又為天下第一，得大理評事，簽書建康軍判官。喪其祖母，乞解官以嫡孫承重服。國朝有諸叔而嫡孫承重服者，自輝始。輝哀族人之不能為生者，買田數百畝以養之。四方之人從輝學者甚眾，乃擇山溪勝處處之。縣大夫易其裡曰義榮社，名其館曰義榮齋。未終喪而卒，士大夫惜之。初，范文正公、吳文肅公皆有志置義田，及後登二府，祿賜豐厚，方能成其志。而輝於初仕，家無餘資，能力為之。今士君子尤以為難。

馮守信仕真宗，為步軍指揮使。會郊禮，其弟欲以其子為守信之子冒取高廕，守信曰：「吾自行伍，主上拔擢至此，每愧無以報稱，柰何欺之邪！」是歲，己子無所蔭，以明於弟無所愛。

孔公道輔，祥符中進士及第，補寧州推官。道士治真武像，有蛇數出像前，人以為神。州將率其屬往拜之，蛇果出，公即舉笏擊殺之，眾大驚服。徠徠先生石守道嘗為公《擊蛇笏銘》。

自唐末用兵，文臣給、舍以上，武臣刺史以上喪父母者，急於國事，以義斷哀，往往以墨縗從事。既輟哀，則蒞事如故，號曰起復。國朝襲唐制不改，論者以時無金革，士大夫解官終制可也。

慶曆中，田元均帥秦鳳，喪其父，奏乞解官終喪。仁宗累降手詔，又遣中使勉諭。元均既葬，託邊事求見上，曰：「陛下以孝治天下，方邊隅無事，而區區犬馬之心不得自從。」因泣下，上視其貌瘠，乃許終喪。其後，富公以宰相丁母憂，仁宗詔數下，竟終喪乃起。蓋大臣終喪自二公始。

范文正公輕財好施，尤厚於族人。既貴，於姑蘇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為義莊，以養群從之貧者。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，人日食米一升，歲衣縑一疋，嫁娶喪葬，皆有贍給。聚族人僅百口。公歿逾四十年，子孫賢令，至今奉公之法，不敢廢弛。

寇萊公秉政，丁謂初為參知政事，嘗會食中書，羹汗萊公鬚，謂為公拂之，公曰：「君為參政大臣，而為宰相拂鬚耶！」謂大愧。及章聖倦政，謂迎合太后，建臨朝之策。萊公言太子德足以任天下事，極言謂姦邪，不可輔幼主。明日，謂黨飛語中公。罷相，貶雷州司戶。其後，范文正公作《藥石詩》，言公誣。存道先生賈罔奏諫書云：「謂既竄逐，宜還公，以辨忠邪。」天聖初，移衡州司馬，而公前死貶所。尋復官爵，賜諡忠愍。景祐初，上知公忠鯁，詔學士與公撰碑，上親篆額曰「旌忠之碑」。

皇祐四年五月，儂智高寇二廣，諸郡皆棄城避賊，獨贊善大夫知康州趙師旦、太子中舍知封州曹觀城守死。方賊之至康州也，贊善閱兵，得羸兵二百餘人，扼戰，斬賊數十人。明日，兵盡城破，詬賊，賊度不可屈，害之。時方暑，越三日，屍不可視，獨姿色如生。初，夫人王氏避賊，女生始三日，棄之草間，信宿回視，無苦，人以謂忠義之感。賊平，朝廷贈光祿少卿，而康民立祠以祀。丞相王荊公誌其葬，博士梅聖俞表其墓尤悉。所棄女，予子柔婦也。

慶曆末，妖賊王則盜據貝州。賈魏公鎮北門，倉卒遣將，引兵環城。未有破賊之計，公日夜憂思。有指使馬遂者白公曰：「堅城深池，不可力取。願得公一言，入城殺元凶，餘黨可說而下也。」公壯其言，遣行，叮嚀祝之曰：「壯士立功，在此行也。」遂至城下，浮渡濠，叫呼，守城者垂匹練，縋身以上。見賊隅坐，為陳朝廷恩信：「爾能束身出城，公為爾請於朝，亦不失富貴；若守迷自固，天子遣一將提兵數千，不日城下，血膏戰地，肉飽犬彘，悔無及矣。」辭尤激切，賊不答。遂度終不能聽，遂急擊，賊仆地，扼其喉幾死。左右兵至，遂被殺，聞者莫不義之。是時，翰林鄭毅夫方客魏，為之作傳。

萊州張昭及，剛毅不畏強禦。故為樸楊主簿，陳堯咨莊僕恃勢幹縣政，輸賦不以時，昭及捕而杖之。堯咨聞而歎曰：「張子一主簿而能如此，它日當薦為御史。」使人召之，昭及竟不往也。

唐貞元中，調卒戍邊，河中府永樂縣民姚棲雲之父語其兄曰：「兄嗣未立，無往。某幸已有子，請代兄行。」遂戰沒塞上。時棲雲方三歲，故其母再嫁。棲雲鞠於伯母，如事其母。伯母亡，棲雲葬之。又招魂葬其父，廬於墓次，終身哀慕不衰。縣令蘇輒以俸錢買地，開阡刻石表之。河中尹渾瑊上其事，詔加優賜，旌表其鄉曰孝悌，社曰節義，裡曰敬愛。棲雲生岳，岳生君儒，君儒生師正。自岳至師正，仍世廬墓。五世孫厚，六世孫雅，七世孫文，八世孫敬真，九世孫直，十世孫宗明。慶曆初本府奏：「自棲雲十世同居，顯有孝行。」仁宗詔賜旌表，復其徭役。十一世孫用和，十二世孫士明，十三世孫德。自宗明至德又三世，自慶曆至今又五十餘年，而其家孝友如故。姚氏世為農，無為學者，家不甚富，田數十頃，族聚百餘口，子孫躬耕農桑，僅能給衣食，歷三百餘年，無一人辭異者。經唐末、五代兵戈亂離，子孫保守墳墓，骨肉不相離散，求之天下，未或有也。永樂，熙寧初併隸河東。餘元祐中知河東，以狀列於府，乞特賜敷奏，下其事史官，重加旌表，特免戶僦錢，以旌孝義，以厲風俗。以狀上尚書，不報。

鄆州須城縣楊村民張誠者，其家自緜至誠，六代同居，凡一百一十七口，內外無閒言，衣裳無常主。旦日，家長坐堂上，率子弟而分職事，無不勤。張氏世為農者，不讀書，耕田捕魚為業，無蓄積，而能人人孝悌，友順六世，幾二百年，百口無一口小異，亦可尚也。

曹修古，明道初為御史知雜，上書乞莊獻太后還政，責守興化軍，暴疾，終於官。家貧，死之日，無衣以斂。郡之僚屬若吏民之賢者，莫不號慕歎息，相與出錢帛數十萬贖其家。曹女始笄，泣語其母曰：「先人忠節名聞天下，不幸以直言謫死，且『君子不家於喪』，安可受以浼我先人之全德哉！」哭不已，謝而遣之。吏民固乞，卒不受一錢，其純孝高識如此。曹，建安人，四御史之一也。

資州資陽縣孫漸，熙寧中喪母。既葬，廬墓，日三時號泣，肘行膝步，負土成墳。有雙白雀徘徊松葉上。明年，有馴鹿助漸上土。又有異鳥，一目如丹，每漸哭，鳥亦悲鳴。夜有二狸，環呼墳側，如巡警狀。久之，有群鳥翔集，中有一白鳥，獨日至。又有五色雀萬餘，隨漸行哭，七日而去。漸年七十，每號慟，哭泣如雨。日食脫粟，不盥手洗足，所衣苴麻，碎爛不易，鬚髮~SHIKE;蓬亂，久皆斷落，見者為之悽愴。鄰舍句氏子，自娶，棄其父母，觀漸至行，因大愧感，迎其親，供奉不怠。後年八十餘，與其妻王氏皆康寧。漸白~SHIKE;再黑，四齒已脫復生，步行輕捷，飲食如少年，人以為至孝之感。神宗詔賜漸粟帛，付之史官。元祐八年，范祖禹奏乞優與旌獎，以勸孝悌，詔以為資州助教。

才識

盧朱崖父億，性儉素，恬於榮進，以少府監告老歸洛中，以棊酒自放，不親俗事。及多遜參大政，服玩漸侈，億歎而泣曰：「家本寒素，今富貴驟至，不知稅駕地矣！」其後，多遜果敗，士大夫高其先識也。

劉少逸少有俊才，年十三，端拱二年中禮選，及御試，詩賦外別召升殿，賜御題。賦詩數首，皆有旨意。授校書郎，令於三館讀書。故王元之愛其少俊而贈之詩曰：「待學韓退之，矜誇李長吉。」

胡旦少有俊才，尚氣凌物，嘗語人曰：「應舉不作狀元，仕宦不作宰相，乃虛生也。」隨計之秋，郡守坐中聞雁，旦賦詩曰：「明年春色&~YWGVI;，領取一行歸。」詩人皆壯其言。明年果魁天下。終以俊才忤物，不登顯位而卒。

胡旦文辭敏麗，見推一時。晚年病目，閉門閑居。一日，史館共議作一貴侯傳，其人少賤，嘗屠豕豬。史官以為諱之即非實錄，書之即難為辭，相與見旦，旦曰：「何不曰『某少嘗操刀以割』，示有幸天下之志。」莫不歎服。

天聖末，歐陽文忠公文章三冠多士，國學補試國學解，禮部奏登甲科。為西京留守推官，府尹錢思公、通判謝希深皆當世偉人，待公優異。公與尹師魯、梅聖俞、楊子聰、張太素、張堯夫、王幾道為七友，以文章道義相切劘。率嘗賦詩飲酒，閒以談戲，相得尤樂。凡洛中山水園庭、塔廟佳處，莫不遊覽。思公恐其廢職事，欲因微戒之。一日府會，語及寇萊公，思公曰：「諸君知萊公所以取禍否？由晚節奢縱、宴飲過度耳。」文忠遽曰：「宴飲小過，不足以招禍；萊公之責，由老不知退爾。」坐客為之聳然，時思公年已七十。

蘇子美有逸才，詞氣俊偉，飄然有超世之格。慶曆中，監奏邸，承舊例以拆賣故紙錢祠神，因以其餘享賓客。言事者欲因子美以累一二大臣，彈擊甚急。宦者操文符捕人送獄，皆一時名士。都下為之紛駭，左右無敢救解者，獨韓魏公從容言於仁宗曰：「舜欽一醉飽之過，止可薄治之，何至如此？」帝悔見於色。魏公之仁厚愛賢，實可尚矣。

明道末，天下蝗旱，知通州吳遵路乘民未飢，募富者，得錢萬貫，分遣衙校航海糴米於蘇、秀，使物價不增。又使民採薪芻，官為收買，以其直糴官米。至冬，大雪寒，即以元價易薪芻與民，官不傷時，民且蒙利。又建茅屋百間，以處流民，捐俸錢置辦鹽蔬，日與茶飯參俵。有疾者，給藥以理之；其願歸者，具舟饋食，還之本土。是歲，諸郡率多轉死，惟通民安堵，不知其凶歲也，故其民愛之若父母。明年，范文正公安撫淮、浙，上公績狀，頒下諸郡。熙寧中，予官於通，距公之治逾四十年，猶詠誦未已。

康定中，河西用兵，石曼卿與安道奉使河東。既行，安道晝訪夕思，所至郡縣，考圖籍，見守令，按視民兵、芻粟、山川、道路，莫不究盡利害，尚慮未足以副朝廷眷使之意。而曼卿飲酒吟詩若不為意者。一日，安道曰：「朝廷不以遵路不才，得與曼卿並命，今一道兵馬糧餉雖已留意，而切懼愚不能燭事。以曼卿之才，如略加之意，則事無遺舉矣。」曼卿笑曰：「國家大事，安敢忽邪？延年已熟計之矣。」因徐舉將兵之勇怯，芻糧之多寡、山川之險易、道路之通塞，纖悉具備，如宿所經慮者。安道乃大驚服，以為天下之奇才，且歎其不可及也。

眉山蘇洵，少不喜學，壯歲猶不知書，年二十七，始發憤讀書。舉進士，又舉茂才，皆不中，曰：「此未足為吾學也。」焚其文，閉戶讀書，五六年，乃大究《六經》、百家書說。嘉祐初，與二子軾、轍至京師。歐陽文忠公獻其書於朝，士大夫爭持其文，二子舉進士亦皆在高等。於是父子名動京師，而蘇氏文章擅天下，目其文曰三蘇，蓋洵為老蘇、軾為大蘇、轍為小蘇也。

邵迎，高郵人，博學強記，文章清麗而尤長於詩，為人恭儉孝友，頗精法律，長於吏事，而清羸多病，阨然不能勝其衣。平生奇蹇不偶，登進士十餘年，而官止州縣。窮死無嗣，其妻苦於飢寒。蘇子瞻哀君之不幸，集其文為之引，以為：「原憲之貧，顏回之短命，揚雄之無子，馮衍之不遇，皇甫安之篤疾，彼遇其一人猶哀悼，而君兼之，非命也哉！」天道與善，予於此疑焉。

子瞻文章議論，獨出當世，風格高邁，真謫仙人也；至於書畫，亦皆精絕。故其簡筆才落手，即為人藏去，有得真跡者，重於珠玉。子瞻雖才行高世而遇人溫厚，有片善可取者，輒與之傾盡城府，論辨唱酬，閒以談謔，以是尤為士大夫所愛。閒遭僉人嫌孽，謫居黃州。有陳處士者，攜紙筆求書於子瞻，會客方鼓琴，遂書曰：「或對一貴人彈琴者，天陰聲不發，貴人怪之，曰：『豈弦慢邪？』對曰：『弦也不慢。』」子瞻之清談善謔，皆此類也。

翰林沈公邁為京尹，敏於政事，號稱嚴明。平時治開封府者，晨時視事，至暮不能已；甚者，或廢飲食。及公尹府，且晝決事，日中則府無留人，出謝賓客，從容談燕。人皆怪其日有餘力，而翕然以稱治。

太子中舍於燾彭年，青州壽光人，博學，能為文，喜言兵。富文忠公、丁文簡公薦堪將領，以為武學教授。慶曆中，元昊數寇邊，北虜乘釁，聚兵來求關南地。丞相呂文靖公召彭年計之，彭年云：「夷狄不可校義理。今幸歲德在我，為主者勝，宜治西北行宮，若將親征者，以壓其謀。」乃以大名府為北都。未幾，西戎請盟，虜亦通好。呂丞相稱之，彭年謝不復見。慶曆末，仁宗春秋高，皇嗣未立。登州峒嶠山數震，郡以言。彭年上疏曰：「峒嶠極東方，殆東朝未建，人心搖動之象。宜早定儲，以安天下之心。」且言宜以齊為節度。逮英宗入繼，乃由齊邸，遂為興德軍，人以先識稱之。

高逸

鎮陽道士澄隱，博學多識，道行精潔。太祖北征召見，時年已九十，而形氣不衰。帝欲留建隆觀，隱曰：「帝都紛華，非野人之所宜處。」上訪以養生之術，隱曰：「養生之法，不過清心練氣耳。帝王之道則異於此。老子曰：『我無為而民自化，我無欲而民自正。』軒轅、帝堯國延年，率由此道。」帝尤嘉之，賜以茶幣。

王昭素先生，酸棗縣人，博學通《九經》，尤長於《易》，作《易論》二十三篇，學者稱之。李穆薦之太祖，召見，年八十，貌不衰。太祖問：「何不求仕，致相見之晚？」對曰：「草野陋儒，無補聖化。」賜坐，講《易》，帝嘉之，以為國子博士。逾月，賜茶藥遣還。先生善攝養，年九十方卒。

陳搏，周世宗常召見，賜號白雲先生。太平興國初，召赴闕，太宗賜御詩云：「曾向前朝出白雲，後來消息杳無聞。如今若肯隨徵召，總把三峰乞與君。」先生服華陽巾，草履垂條，以賓禮見，賜坐。上方欲徵河東，先生諫止。會軍已興，令寢於御園，兵還，果無功。百餘日方起，恩禮特異，賜號希夷，屢與之屬和。久之，辭歸，進詩以見志云：「草澤吾皇詔，圖南搏姓陳。三峰千載客，四海一閒人。世態從來薄，詩情自得真。乞全麋鹿性，何處不稱臣。」上知不可留，賜宴便殿，宰相兩禁傳坐，為詩以寵其歸。

王昭素先生素純直，入市買物，隨所索償其直，不復商較。或曰：「市井徒例高其價以邀利，非實直也。」先生曰：「彼肯欺我邪？」給之不疑。自是，市人相戒，王先生市物，率以實告，無敢給之者。

田徵君告，字象宜，篤學好文，理致高古。嘗學詩於希夷先生，先生以《詩評》授之，故詩尤清麗。平居寡薄，志在經世。太祖建國，思得異人，詔詣公車，會遭父母喪。久之，東遊過濮，止王元之舍，元之貽書，勉進其道。會大河決溢，君推明鯨、禹之所治，著《禹元經》三卷，將上之，不果。已而得水樹於濟南明水，將隱居焉，故致書徐常侍鉉，質其去就。鉉答曰：「負鼎叩角，顧慮築巖，各由其時。不失其道，在我而已，何常之有？」遂決高蹈之志，發《易》筮之，遇《睽》，因自號睽叟。從學者常數百人，宋維翰、許衮最其高弟。二子登朝，盛稱其師。淳化中，韓丕言於天子，召君赴闕，詔書及門而卒。其後，文多散墜。皇祐中，濟南翟書耽伯哀其遺逸，得四十八篇，析為三卷，又次其出處，為《睽叟別傳》云。

景德中，種放賜號先生，暫還高山。真宗置酒資政殿餞放，侍臣當直者四人預。時所司不宿具，皆相顧不敢坐，上乃親定位次：翰林學士晁迥西向，資政殿學士王欽若東向，知制誥朱巽西向，次迥；待制戚綸東向，次欽若。放北面對上，特示客禮。酒半，上賦七言詩一章賜放和，侍臣皆賦，士大夫榮之。

孫宜公爽以太子少傅致仕，居於鄆。一日，置宴御詩廳，(仁宗嘗賜詩，刻石所居之廳壁上。)語客曰：「白傅有言：『多少朱門鎖空宅，主人到老不曾歸。』今老夫歸矣。」喜動於色。復顧石守道諷《易》離卦九三爻辭，且曰：「樂以忘憂，自得小人之志；歌而鼓缶，不與大耋之嗟。」公以醇德與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，晚節勇退，優游裡中，終始全德，近世少匹。

真宗優禮種放，近世少比。一日，登龍圖閣，放從行，真宗垂手援放以上，顧近臣曰：「昔明皇優李白，御手調羹；今朕以手援放登閣，厚賢之禮，無愧前代矣。」(故蔣永叔《薦放孫殊謙》云：「放早以逸民被遇，章聖有握手登樓之暱。）」真宗久欲大用，放固辭，乃止。惜夫！

種放明逸，少舉進士不第，希夷先生謂之曰：「此去逢豹則止，他日當出於眾人。」初莫論其意，故放隱於南山豹林谷。真宗

召見，寵待非常，拜工部侍郎，皆符其言。放別業在終南山，學行高古，後生從之學者尤眾。性頗嗜酒，躬耕種秫以自釀。所居有林泉之勝，尤為幽絕。真宗聞之，遣中使攜工圖之。開龍圖閣，召輔臣觀焉，上歎賞之。其後，甘棠魏野郊居有幽趣，帝亦遣人圖之，故野有詩云：「幽居帝畫看。」

麻先生仲英，幼有俊才，七歲能詩，隨侍父官鄜州。時宋翰林白方謫官鄜時時，聞而召之。坐賦詩十篇，宋大稱賞。翌日，宋以浣溪棧、李廷珪墨、諸葛氏筆遺之，乃贈以詩曰：「宣毫歛墨川箋紙，寄與麻家小秀才。七歲能吟天骨異，前生已折桂枝來。」十七，一試禮部歸。以二親既喪，祿不及養，無復仕宦意，退居臨淄辨士裡別墅。久而記覽該洽，行義高潔，鄉黨化服，鄰里有爭訟者，不決於有司而聽先生辨之。雖凶年，盜不入其家。富韓公、文潞公守青，皆嘗致書幣。龐莊敏公出鎮，遣其子奉書召至府中，禮之極厚，屢以詩貽之；薦其行義於朝，詔以為國子四門助教、州學教授，東方學者爭師之，卒年九十。先生，予祖母長安縣君兄也。或以為宋詩云「前生已折桂枝來」，即今世不復「折桂」也。先生一試不第，終身罷舉，宋詩已識之矣。

陝右魏處士野、浦中李徵君瀆乃中表也，俱有高節，以吟詠相善。野於東郊鑿土室方丈，蔭以脩竹，泉流其前，曰樂天洞；瀆結茅齋中條之陰，曰浮雲堂，皆有簫灑之趣。每乘輿相過，賦詩飲酒，累日乃去。一日，瀆過野曰：「前夕恍惚若夢中，牀下有人曰：『行到水窮處，未知天盡時。』」即正其誤曰：『盍云：坐看雲起時。』」對曰：『此浮雲安得興起邪？』瀆水命，此必死期，故來訪別。」還家，未幾卒。

史延壽，嘉州人，以善相遊京師，貴人爭延之。視貴賤如一，坐輒箕踞稱我，人號曰史不拘，又曰史我。呂文靖公嘗邀之，延壽至，怒閹者不開門，叱之。閹者曰：「此相公宅，雖侍臣亦就客次。」延壽曰：「彼來者，皆有求於相公；我無求，相公自欲見我耳。不開門，我竟還矣。」閹者走白公，公開門迎之。延壽挾術以遊於世，無心於用舍，故能自重也如此。

建安黃晞，慶曆中遊京師，高文苦學，為世稱重，著書數萬言，自號聾隅子。貧有守，不乾科舉，而貌寢氣寒，不自脩飾。石守道在太學，率學官生員，厚禮幣，聘為學正，晞踰垣避之，故歐陽文忠詩曰：「羔膺聘黃晞，晞驚走鄰家。」近臣交章薦其道義，詔授京官，將以為國子司業。拜命數日，一夕，暴卒於景德僧舍，士大夫惜之。

慶曆末，杜祁公告老，退居南京，與太子賓客致仕王渙，光祿卿致仕畢世長，兵部郎中、分司朱貫，尚書郎致仕馮平為「五老會」，吟醉相歡，士大夫高之。祁公以故相耆德，尤為天下傾慕。兵部詩云：「九老且無元老貴，莫將西洛一般看。」五人年皆八十餘，康寧爽健，相得甚歡，故祁公詩云：「五人四百有餘歲，俱稱分曹與掛冠。」而畢年最高，時已九十餘，故其詩云：「非才最忝預高年。」是時，歐陽文忠公留守睢陽，聞而歎慕，借其詩觀之，因次韻以謝，卒章云：「聞說優游多唱和，新詩何惜借傳看。」

初，歐陽文忠公與趙少師瓘同在中書，嘗約還政後再相會。及告老，趙自南京訪文忠公於穎上。文忠公所居之西堂曰「會老」，仍賦詩以志一時盛事。時翰林呂學士公著方牧穎，職兼侍讀及龍圖，特置酒於學，宴二公。文忠公親作口號，有「金馬玉堂三學士，清風明月兩閒人」之句，天下傳之。

治平初，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抃鎮成都，有張山人者，不知所居，數至李道士舍。一日，語李曰：「白龍圖公促治裝，行當入觀，且參大政矣。」趙聞而異之，喻李令與俱來。及再至，李邀欲同見公，張固辭曰：「與公相見自有期，今未可也。」李具以告公，公曰：「俟其再至，密令人來白，當屏去導從，潛往見之。」他日又至，李方遣人白公，而張遽求還，留之，不可。曰：「龍圖且來矣。」公方命駕，聞其去，乃止，益奇之。未幾，果膺召命，乃參政柄。及出鎮青社，熙寧五年，張遺書云：「當來相見。」公大喜，語賓佐曰：「張山人且來矣。」久之，無耗。至秋，公奉詔再領成都，方悟曰：「山人言來，乃吾當往也。」故將行，先寄張詩，有「不同參政初時入，（謂呂餘慶。）也學尚書兩度來。（謂張乖崖。）到日先生應笑我，白頭猶自走塵埃」之句。

富韓公，熙寧四年以司空歸洛，時年六十八。是年，司馬端明不拜樞密副使，求判西臺，時年五十三。二公安居沖默，不交世務。後十一年，當元豐五年，文潞公留守西京，慕唐白樂天「九老會」，於是悉聚洛中士大夫賢而老白逸者，於韓公第置酒相樂，凡十二人。即又命鄭奩圖形妙覺僧舍，各賦詩一首，時人呼之曰「洛陽耆英會」，而司馬為之序。其相聚也，用洛中舊俗，敘齒不尚官。時韓公年七十九，潞公與司封郎中席汝言皆七十七，朝議大夫王尚恭七十六，太常卿趙丙、祕書監劉幾、衛州防禦使馮行己皆七十五，天章閣待制楚建中七十三，朝議大夫王慎言七十二，太中大夫張問、龍圖閣直學士張燾皆七十，司馬六十四。故潞公詩云：「當筵尚齒尤多幸，十二人中第二人。」韓公《贈潞公詩》云：「顧我年齡雖第一，在公勳德自無雙。」潞公《再答韓公詩》云：「惟公福祿並功德，合是人間第一流。」是時，宣徽使王公拱辰年七十，留守大名，貽詩二公，願預其數，凡十三人也。

司馬溫公優游洛中，不厲世務，棄物我，一窮通，自稱曰齊物子。元豐中，秋，與樂全子訪親洛汭，並轡過韓城，抵登封，憩峻極下院，趨嵩陽，造崇福宮、紫極觀，至紫虛谷，尋會善寺，過轅轅，遽達西洛。少留廣度寺，歷龍門，至伊陽，以訪奉先寺，登華嚴閣，觀千佛巖，躡山徑，瞻高公真堂，步潛溪，還寶應，觀文、富二公庵，之廣化寺，拜汾陽祠。下涉伊水，登香山到白公影堂，詣黃龕院，倚石樓，臨八節灘，還伊口。凡所經遊，發為詠歌。歸敘之，以為《洛遊錄》，士大夫爭傳之。

荊南朱昂，博學有清德，晚年以工部侍郎乞骸骨。既得謝，真宗賜坐，寵詔留候秋涼還荊南，故吳淑贈行詩曰：「浴殿夜涼初閣筆，渚宮秋晚得懸車。」比行，賜宴玉津園，侍臣皆赴。坐中，內侍傳詔各賦詩餞行。凡四十八篇，獨李翰長維詩最奇絕，云：「清朝納祿猶強健，白首還家正太平。」兄弟協亦退居裡中，年皆八十餘，時謂「渚宮二疏」。主帥表其閭曰東、西致政坊。昂薨，門人諡曰正裕先生。

劉孟節先生槩，青州壽光人。少師種放，篤古好學，酷嗜山水，而天姿絕俗，與世相齟齬，故久不仕。晚得一名，亦不去為吏。慶曆中，朝廷以海上岬嶠地震逾年不止，遣使訪遺逸。安撫使以先生名聞，詔命之官，先生亦不受就。青之南有冶原，昔歐冶子鑄劍之地，山奇水清，旁無人煙，叢筠古木，氣象幽絕。富韓公之鎮青也，知先生久欲居其間，為築室泉上，為詩並序以餞之曰：「先生已歸隱，山東人物空。」且言先生有志於名，不幸無位，不克施於時，著書以見志，謂先生雖隱，其道與日月雷霆相震耀。其後，范文正公、文潞公皆優禮之，欲薦之朝廷，先生懇祈，亦不敢強，以成其高。先生少時，多寓居龍興僧舍之西軒，往往憑欄靜立，懷想世事，吁唏獨語，或以手拍欄杆，嘗有詩曰：「讀書誤我四十年，幾回醉把欄杆拍。」司馬溫公《詩話》所載者是也。

王樵，字肩望，淄川人也。性超逸，深於《老》、《易》，善擊劍，有概世之志。廬梓桐山下，稱淄右書生，不交塵務。山東賈同、李冠皆尊仰之。咸平中，契丹內寇，舉族北徙。潛入虜中訪其親，累年不獲，乃歸。持諸喪，刻木為親，葬負山東，立祠，奉侍終身。太守劉通詣樵，踰垣遁去。其後，高弁知州事，范諷為通判，相與就見之。李冠以詩寄之曰：「霜臺御史新為郡，棘寺廷評繼下車。首謁梓桐王處士，教風從此重詩書。」晚自號「聾世翁」，為贊，書其門，曰：「書生王樵，薄命寡志，無益於人，道號『聾世』。」豫卜地為窆，名蘭室，中壘石榻，刻銘其上，曰：「生前投軀，以虞不備；歿後寄魄，以備不虞。」後感疾，即入蘭室中，自掩戶，乃卒。命以古劍殉葬。著《遊邊集》二卷、《安邊》三策、《說史》十篇，皆已散失。濟南李芝為《聾世先生傳》，載其事。治平中，淄川僧文幼募資，即其地為蘭室，亦起堂祠樵。文幼薄能為詩，精陰陽地理。

蒲中李瀆處士父瑩，國初為侍御史，有直聲。瀆少好學，有高志，長廬中條山下，以泉石吟詠自樂，未嘗造州縣。真宗祀汾陰，詔赴行在，瀆不起，有表稱謝云：「十行溫詔，初聞丹鳳銜來；一片閑心，已被白雲留住。」真宗製詩以賜之。時有同郡劉巽，治《三傳》，年老博學，躬耕不仕，以講授為業，真宗亦以一絕賜之。